



蒲公英

对蒲公英的认识和好感来自我童年的记忆。

小时候因家境贫寒，常随姐姐到郊外的海河子边上去挖野菜，说是海河子，其实是沙河南岸的一条护城小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周口面积很小，相传东寨门就在七一路与六一路交叉口附近。

姐姐在河边挖野菜，我就在那里玩耍，采野花扑蝴蝶，忽然我看到一个个白色的绒球非常好看，就摘下来对着太阳轻轻一吹，无数张银色的小伞飘向空中，借着风力飘飘摇摇，忽高忽低，越飘越远，渐渐远离了视线，消失得无影无踪。埋在我童年心底的是一个疑问，那张张远去的小伞，会在什么地方停留。姐姐告诉我这是婆婆丁，现在长老了，嫩的时候可以当菜吃。正是这些诸如婆婆丁、荠荠菜、马齿苋等野菜，还有槐花、榆钱，曾帮无数人渡过那艰难困苦岁月。

上小学后，老师教了我们一首叫《蒲公英》的歌，我才知道，原来婆婆丁的学名叫蒲公英。那首儿歌我非常喜爱，虽然年代久远，至今还记忆犹新：“一个小球毛蓬松，好像棉絮好像绒，对它轻轻吹口气，飞出许多小伞兵。风啊风，请把伞兵送一送，送到我们乡村中，待到明年三四月，路边开满蒲公英。”

在物资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

提高的今天，作为野菜的蒲公英也上了国人的餐桌，但不仅仅是为了充饥，而是为了它的药用价值。据《本草纲目》记载：蒲公英性平味甘微苦，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之功能。全草皆可入药，无论是煎汁内服或捣泥外用，皆有效验。此外蒲公英还有利尿、利胆、助消化、增食欲、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以及防治癌症之功效，是药食两用的植物。

阳春三月的一天，春风和煦，艳阳高照，与友相约前往郊外踏青，昔日的海河子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及林立的高楼。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青绿的麦苗和大片的油菜花海，远处桃李争艳，小河边柳枝摇曳，一派生机盎然之景象。

田间、地头、河边、道旁，蒲公英的影子随处可见，叶片翠绿肥硕，黄色的小花随风摇摆，甚至在沙土石缝中也能生长，我们不得不赞叹它顽强的生命力。它无须人们浇水施肥，不怕土地贫瘠，耐旱耐寒，只要有阳光雨露，它便能茁壮成长。等到种子成熟以后，便被风送到远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们赞美蒲公英精神，赞美它不畏贫瘠乐于奉献，赞美它随遇而安四海为家。这种精神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所要具备的品格吗！

(李梅兰 川汇区)

我的姥姥

姥姥今年83岁高龄了，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项机能逐渐衰退，但是生活从不需要人照顾，说话声音响亮，思路清晰。每次看望姥姥，她总是拉着我的手仔细询问一番，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姥姥的疼爱下成长的时光。

我学龄前的时光几乎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姥姥那个神奇的针线活儿篮子。每年农忙时，姥姥便会把我接到她家住，姥姥家便是我最温暖的港湾，姥姥是我最依赖的寄托。春天来临，姥姥会提上她的针线活儿篮子，带我席地坐在屋后小河边的垂柳下。她先把篮子里的针线活儿取出，有时是一双千层底鞋，有时是几双绣花鞋垫，有时是几件需要缝补的衣服、床单，最后她会神奇地从篮子底给我变出一块糖、半块红薯，或是水果罐头，我如获至宝，开心地坐在小河边慢慢品尝。小时候我觉得姥姥的针线活儿篮子非常神奇，像百宝箱一样，里面永远都会有我意想不到的惊喜。

四五岁时，我开始对故事产生极大的兴趣，每天玩累了都会缠着姥姥给我讲古戏文里的故事。农村当时还没有用上电，电视更不用提了，所以人们劳动一天后最大的乐趣便是聚在一起闲喷空儿、讲古戏。大人们讲的最多的是道听途说的鬼故事，经常把孩子们吓得往大人怀里钻。然而记忆中姥姥从来都没有给我讲过鬼故事。姥姥小时候家庭富裕，读过私塾，看很多多戏剧，所以姥姥讲起来便是梁祝、杨家将、三打白骨精等经典古戏。我每次都听得入迷，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不让姥姥停下来。姥姥的故事对我影响很深，那么多经典故事对我是一种启

蒙教育，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故事的魅力和外面世界的的神奇，让我对爱情情有独有了最初的感知，让我对忠孝仁义有了最原始的理解。

现如今，眼花耳聋的姥姥再也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为我讲述那动听的古戏了，但每次见她她依然能把我小时候历经的几次有惊无险的灾难为我讲述一遍。我知道像所有老人一样，现在姥姥的故事里全是子女子孙的成长经历。

这就是我的姥姥，一个让我们做晚辈的永远报答不完的慈祥的老人。

(高少辉 商水农信联社)



清明时节 柳上新绿

每年清明节，父母总要两千里外回来，给过世的爷爷奶奶姥姥上坟。

今年一样不例外。清明头一天，七十高龄的他们就坐火车回到县城的家了。可一杯热茶没喝完，他俩便孩子般嚷着要回老家。

我稍作迟疑便点着头默默接过包，放在他们身旁的座位上，开车向老家赶去。

老家离县城三十多里远，只一会儿便到了。由于全家人常年在外，久不住人的老房子，打开门的瞬间，一股旧物剥离的潮霉味似农药般呛着鼻刺过来。我捂着嘴，闷咳两声打开所有门窗，便飞也似的跑了出去。

屋子收拾停当，我们就去上坟。在本地，清明节又叫鬼节，按风俗但凡出嫁的姑娘只要父母还健在，是不能给其他亲上人上坟烧纸钱的，不吉利，所以，我陪父亲走到爷爷坟地的北路口就止住了步。望着父亲左右摇摆的身影向麦田那座凸起的土坟走去时，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似天空蒙蒙细雨灌满了我的双眼，濡湿我的心房。我习惯性地仰着脖看天，这时，一朵灰云刚好掠过，那悠然的姿态像极了爷爷用手捋着山羊胡在微笑……

我咬着下唇凝望许久，缓缓低下了头，双目微闭，双手合十于胸前。

我再也不见那个花白的老者围着我嘘寒问暖，再也不见车子启动时他趴在车窗上伸着脑袋嘱咐我，开慢点，路上人多，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亲爱的爷爷、叔伯、公婆，你们都去了哪里啊？

站在这春天的街口，我不知道如何找寻回



家的路，只想在这清明时节柳上新绿时，折一根绿柳，插在我心中最柔软的位置，为亲人祝福。

(韩芝莲 鹿邑汽修厂)

卖面条的大姐

一直想写菜市场一个开面条铺的大姐，她可不是一般的朴实、善良。

几乎每一次去，她总会笑眯眯地问：“姐，今天吃什么样的？”或是颇有兴致地瞅着坐我车后面的儿子：“蛋儿，想吃什么样的？”我也不由得笑起来。其实，看起来她明显比我大，她愿意这样抬高我，我且受用着，对我儿子的称呼也是蛮亲切有趣的。

终于有一次，她又很热情地招呼道：“姐，吃什么样的？”我正要回应时，旁边一个刚要离开的女人批评道：“别什么样的都喊姐，人家比你小嘛！”我有点替她尴尬了，也觉得那个女人多管闲事，毕竟我真不介意她喊了我姐呢。她的脸似乎红了一下，稍作停顿后，依然笑着说：“有礼人不怪。”之后，她的一声声“姐”依然自然亲热地喊着。

年前炸东西，家里的面粉不多了，走到她的面条铺旁，只见门已经拉下一半，她在一旁悠闲地坐着嗑瓜子。我差点没认出她，她平时都是穿着很暗淡的罩衣，推一辆车子在一个路口经营的，今天打扮得很光鲜，头发像是刚整理过，穿着红色的皮袄，红狐狸领子显得人很富贵，穿着擦得锃亮的长皮靴，这让她显得很时尚讲究。她准备关了铺子回去过年呢。

我犹豫了一下，说：“买点儿面粉吧？”语言中带着商量。我觉得她会拒绝，因为我又透过那半开的门看到三轮车也冲着门口放进去了。她看着我，又看看里面，说：“你要多少？”“不多，十斤吧。就炸点东西。”“好吧，你等着。”她竟毫不迟疑，放下了手中的瓜子，拉起门进去。车子推出来了，“呀，秤还在里面压着呢。”

她费了半天劲儿才把秤拉出来，又麻利地称面粉。称好了，我要下车接，她笑着阻止道：“别下来了，再弄一手面。我给你放好。”她小心地把面粉放到了我的车子脚踏板上。看着她干净的衣服上弄的面粉，我有点不好意思，真想表达一下我的感激，可她似乎不在乎这些。

前几天儿子上火了，嘴上起了泡，很疼很难看。又带着他去买面条，她看到后，停下手里的活，很心疼的样子，说：“看看孩子可怜人，那很疼呢。赶紧给孩子买点红霉素，一天多抹几遍。”叮嘱了半天。其实，我已经给孩子拿过药了，却不想打断她，我辨得出，那是真性情的流露。

昨天又去菜市场，没背包，只随意捏了几张钱，买了肉和菜，再买面条时，发现就剩下几角钱。怎么办？回去拿吧，嫌路远，赊账吧，难为情。一番纠结后，我还是不甘再回去一趟，硬着头皮来到她的面条摊儿前：“你看，我买了这些东西，没钱买面条了。要回去，不值的。我能明天……”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涨。“要多少钱的？没关系。”她很爽快，没有丝毫犹豫。“你放心，明天就给你送那两元钱来。”“没事，就两元钱，给不都行。”我终于放了心，其实她的反应是我意料中的。

(黄清华 周口六一路小学)

《百姓写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zkwbxxs@163.com，以不超过800字为宜。